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九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隣汝

徐桓鑒惠朗　叅閱

胡祭酒集

序　胡儼

送趙季通調北京國子司業序　國學

師道之不振久矣至元爲甚余聞諸鄉先生云虞文靖公嘗言初元之建學也自許文正公是時風俗簡

畧人材樸茂文正因時立教一時士類多所造就許公歿而學政寖弛師道日廢及吳文正公來爲監官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又以浮議鼓扇公遂不愜而去他日有戚里爲司業者諸生羣然舉張子過此幾非在我之言爲問戚里出倉卒未能即對連日幾非諸生遂以此語榜其座繼而魯公子翬與虞公來掌教事始敎之日諸生有寫東坡洗兒詩于行舍壁間詩中有愚魯二字意蓋含譏二公也其驕蹇傲誕類如此可勝道哉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曆

君師之任、深知其弊、故於建學立師、凡若此者、一切禁戒而痛絶之、本道德以爲之訓、通典禮以爲之法、嚴敎條以示之約束、品節防範、周至詳密、俾過不及者、一歸于中正、故爲師者、得以振其紀綱、爲弟子者、得以安其禮分、數十年間、名卿材大夫士、彬彬間出、而人材治效之盛、邈于前代遠矣、　皇上聰明睿智、治定功成、首幸大學、御經筵講經、文武兢列、環橋門觀聽者、動以萬計、聿新乎文敎、光昭乎鴻業、繼志述事、又有以超軼前代者也、天台趙季通先生、于時爲博

士嘗被恩榮矣今以司業調北京胄監掌其監事登圖書于舟遂祖餞于道六館師生送之江之滸有揖而言者曰司業往矣公可無言乎余曰趙先生之德之才 聖天子所簡拔人之所共知何待言耶雖然余又嘗聞昔安定胡先生掌太學以法度檢束士初其徒少能安之久乃化服數百年間士君子論能振立師道者安定其人也故君子所爲不求近效當要其成要其成古有其道古之道亦曰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先生持此以往鑒前代之所失體 皇上

之至意遵 太祖之成憲與其君子日從事于詩書禮樂講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斯文以淑諸人以行諸世庶上不負君命下有以慰士子之心先生往矣余日望之

金諭德北征詩集序

北征扈從

永樂八年春二月 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羣帥以統扈中所見震服春秋勒祀者漢武帝唐太宗文皇帝亘古今以來惟有三打措當年侍從之臣六師問罪索虜維時扈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暨文未得相如子雲皆為鋪揚其盛也武之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士胡公廣子楊公實在帷幄秉代言之政儼與戶部

尚書夏公，時被命爾北京，鑾輿之發，拜送于郊，見吾幼孜烏帽貂裘，腰弓服矢，馳馬於屬車萬騎之中，莫不壯其志，而榮其行也。及　皇師滅虜而歸，幼孜乃出示北征詩集，屬予為序，余誦之凡若干首，道路之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塞之所登覽，雲霞草木霜露晦明之景，與凡師徒之次，軍容之盛，既得以吐其奇氣，見之咏歌矣，至于沐道德之光，賛謀謨之密，覩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敵愾之氣，詞雄句傑，宵瑟鏗鏘，有以遠揚天聲，如金鐘大鏞震乎寥廓之外而光

前振後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寫一時榮遇而已蓋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窮焉幼孜之志亦或在此乎後之覽者固將有得於斯文敬序以弁其端

友桐軒詩序　鼓琴

金川之玉峽毛咨詢其先吉水人父省夫爲陳氏贅壻始徙今居咨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鄉書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詠先余爲之序夫琴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

音、養吾中和之德、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
下、移風易俗、合于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
亦嘗從事於斯、承顏奉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嘗曰
吾聽白雪、有八荒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
濤浩蕩。魚龍鼓舞之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
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
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蘧蘧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
有憑虛欲仙。泠然善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慕
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

天清曉，風鼓瓊林，鏗鏘之振乎寥廓也。於水雲，則有擊空明泝流光，放棹滄浪之樂，於大雅則黃鍾一鈞，始終條理，有太羹玄酒之味，獨於秋鴻，如萬里關山，黃雲白草，銜枚入塞，風廻電馳，霜降水落，月冷江空。團沙依渚，嘹嘹嚦嚦，顧侶呼羣，超然遠舉。而琴於斯爲盛乎。又嘗承乏禁林，得侍 太宗文皇帝，於武英進講之餘， 帝命出響泉，親鼓南熏之操，繼之以猗蘭之曲，和鳴肅雝，宣暢道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騶仰秣於天廐，感通之至，鳳儀獸舞，品物咸遂，于今三

十餘年矣儼自嬰末疾手足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加指於氷絲之上追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淚之交零也咨詢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爲友迥然拔乎流俗矣

胡忠安奏疏

疏　胡濙

論虜情疏　虜情

非譯出尾剌番文一道令臣等詳議以聞觀其語意專在求討使臣以爲久遠和好彼雖譎詐未保其終

然始則奉送　上皇今又還我制使虜使絡譯乎道
駝馬迭貢于廷其歸向之誠悔過之善亦有不可誣
者夫厚往薄來致治之常經今彼使再來此不一報
似非所謂厚柔遠也往年土木之事為臣子者罔不
痛心切齒　皇上所以拳拳宵旰不能忘也然在邊
無儲積之素在野有奔亾之憂所謂將軍有生之樂
士卒無死之心者也邇者邊報稍息無一人敢言戰
者甚至張惶失措此係國家安危之大計伏望　皇
上慭邊境之艱難生民之困苦仰惟宗社付託之重

俯詢遠人歸化之誠量遣使臣往伸和好仍勅在京總兵等官操練軍馬修飭器械嚴切守備庶得在彼無可執之詞在我有預爲之計

攢造黃册事宜疏　攢造黃册

天下版籍之淆甚民無世業而逐末者衆流爲飢寒起爲盜賊職此故也自在擬議之耳立禁雖嚴終歸無益然三代而後難言之矣

今天下攢造黃册宜清理戶口錢糧比問各處逃民有倚軍衛屯堡及藏匿別府州縣不回原籍者請調列榜諭務在遵守違者必罪不宥一各處人戶或充軍役幷有垜集充軍其戶下人丁及貼戶畏避原藉糧差匿于衛所屯堡者所司挨查中報上司照名行

取、都司衛所、占悋不發者、令撫民侍郎巡按御史具奏挐問、一南北二京富戶倉脚夫等役、于京城居住者、多有逃回原籍、及避他處、應天順天二府、即查究挨捕、若親隣里老舉首及自首者、俱免罪、或知而不首、及占悋不發者、逮問如律、正逃者發口外充軍、一各府州縣頑民、往往逃避地方、該管官務究所逃地方、設法招回復業、善加撫恤、不許生事擾害、一各處若有豪戶及官員軍民之家、衛所屯堡隱藏逃民、許其首送發回、俱免罪、若隱蔽及占悋不發者、逮問如

律一但有遷民及自願爲民幷爲事發爲民在逃者所司申部挨拏如有容隱不行首官發遣者拏問如律一各處軍衞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係他處人民即報官拘審發回原籍若縱容不舉該管旗甲親隣里老俱坐以罪一逃戶彼處産業已成而原籍委無可倚或年老殘疾單丁力弱路遠不能回還或原籍有人而戶下子姪出贅他處或安于生理不願回者許于所在有司供報原係軍民匠籍行查果無違礙就彼入籍若來歷不明幷

原籍尚有產業、丁多力壯、路近可回者、不許一槩收附、變亂版籍、一逃戶復業之後、有被人侵占庄宅田地、即與追還、牛具種子、或有未備、必相周急、若鄉里豪戶、仍問取索私債、并所司不加撫綏、許撫民等官拏問、仍杖限責令招回復業、一行取逃民、及軍人隱占戶丁、有司里老照冊挨查、仍申上司、及撫民官巡按御史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立案拘取解還、如容隱不發通行糾舉、仍于宣德六年終、各將巳取逃戶口數奏聞、一軍職官有陞調改降、及罷職充軍者、原任

家屬、居久成業、或墳墓在彼及文職官在任病故、幷爲事等項、家屬不能還鄉、或葬父母于彼、守墳住坐者、許于所在入籍、納糧當差。一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布政司、所屬逃民數少、俱不添設官員、其三司幷衛所府州縣及土官衙門、凡遇行取逃民軍人貼戶人丁、幷本處人民有逃他境者、俱照前例施行。一天下攢造黃冊、各該衙門將所管人戶丁口錢糧、逐一清理、不許朦朧失實、違者究罪。

僧道度牒疏

洪武間天下僧道給過度牒者令僧錄司道錄司造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如有不同即為偽冒迨今年久前令寢廢有亾歿遺留度牒未經銷繳為他人有者有逃匿軍民及因犯偽造者有盜賣影射及私自簪剃者奸弊百端真偽莫辨乞自今以後給度牒者仍造冊頒行天下寺觀以防奸詐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何如召祉燕　參閱

黄忠宣文集

書　黄福

與廣西思明府知府黄廣成　協討安南

嘔𡁱安南、即古交州、聲教之所素及、梯航之所常貢、隸漢九郡、置唐五筦、後雖叛服不常、篡弑相繼、宋因

循而不取元姑息而外置然偏師一出闔境弗寧或納欵軍門或遁潛海島子獲洪眞弟降益稷頑夷傾覆不絕者幾希是知取之不難而削之甚易也今聖天子體堯舜之仁邁湯武之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蠢爾黎蠻負固恃遠自爲弗靖廢厥職而久蓄陰謀弑其主而敢爲首惡覆人宗社奪人爵土僭號改元作威作福數其罪不止一端究其由亦非一日民怨既深天討不容

主官協力也

此初次出兵擬

朝廷于是出弔伐之師爲興繼之舉戎事之大需用必多爲不可勞民遠供特就用

于近境爾思明列大邊藩密邇交土俅儻相踰有無楙遷未必無不可爲鄉導之人未必無不可爲行間——論土官周密明悉如此之士儲積有日備禦有方府之富庶歆有大于爾者涉獵經史作爲文章禮士夫善騎射隣土賢之僚屬德之守稱得人歆能出爾右者心一或盡事罔弗克使兵或不集則曰令不我行也糧或不足則曰民不我信也箭藥不備則曰我法未施也交諜未獲則曰我計未奇也如此而存心則爾之心盡臣之職修矣天兵南下交土悉平彼外侮既去爾邊歌獲安將見

民社之寄。勝珪組之胤遠矣。他日太史公大書曰。某年征安南。安南悉平。思明知府某從征有功。表白如此。錚錚然。堂堂然。在人耳目千古之下。仰如一日。眞奇男子也。不亦賢乎。閤下返旆之後。豈期餘孽乘間屢犯吾疆。張威肆侮。一至于此。上勞宸慮。再遣偏師致我閤下。復有此行。此皆承宣未至。守禦無方之所致也。來書諭意。斷不妄及。今大軍再至。聲勢非常。料彼逆賊。雖相魚肉。乘人之利。其勢尚銳。我軍遠來。舟楫未多。殆不可輕視。然以總戎之英武。士卒之奮勇。

區區之賊、曷能逃我籌算之外哉、不爲帳下所執、必有海外之行、雖然、平賊若易、而招民爲難、招民雖難、而足食爲尤難也。

與本司右叅議莫勛　交人歸化

自交南屆後一時人物皆湮沒不復存錄惟黃公交藩集畧載其事如莫參議其一也

閣下炎服一布衣、有志學古人、在陳黎十數年、不啻若盤泥之蟠、栖棘之鳳也、天兵南下、海徼一清、閣下識順逆、知背向、執義旗、從義師、遂成區區之功、　聖天子一視同仁、見賢必用、于是得脱虎狼之口、大際風雲之會、交阯既平、置府州縣、總以布政司、閣下出

裸跣之鄉、入都會之地。沐寵渥。授重寄。拜叅而回。榮亦極矣。爾定再亂之日、棄冠履而弄戈矛者有之。挑寮寀以責蠻酋者有之。其如疾風之勁草。盤根之利器。爲有邪。爲無邪。而閣下獨仗一段義氣。一片赤心入而談禮樂。出而力招徠。諭民而民循。殺賊而賊敗。兵少却力。猶能支身被創。志猶不屈。卒能收功吉隴。著績轅門。此皆天人相協。忠孝所致也。亦豈偶然哉。他日由斯而見元戎。由元戎而遂諸　天子。銘彝鼎。被絃歌。蓋不汝釋也。今總戎諸公、大率軍馬、水陸並

進破賊子、下黃江、收鹽灘數十萬之雕題、敗之于一旦、何其易也。方今東哨雲屯、西通清化、中駐重兵、嚴號令、明賞罰、秣馬厲兵、招亡納叛、開不殺之門、行子民之惠、是以民望徯蘇、保抱攜持、無遠弗屆、革舊滌之汚、布維新之政、在此際也、不審閣下知之否乎。人同以此告報。其亦以此事爲事。以此心爲心。益盡忠亦以行所學。毋自滿假以移雅操。勉旃勉旃。幸勿自畫。

其辭何化本是士人黃公恐其一旦握足故川大軍声慰勉之

奉黃都督中公　文事

人來審知勞心焦思、訓兵保民、出私藏以濟人、廣軍屯以養士、使彼一方、咸賴以安、數萬之賊、不敢輕犯、良由閣下之在彼也、雖然用心軍民、固亦至矣、猶有所未至者、雲屯至升華、皆交阯也。今而清化以西。演乂平順。皆爲賊有。賊恃勢始爭江僥倖之勝。益肆猖獗。而我軍自英公回後。未嘗一行其志。向雖遣胡彥臣等入貢。不過佯爲降附。而陰爲圖復、獨幸　朝廷推赤待人、信而無疑、既施之以莫大之恩、復授之以非常之職、謂不滿其所望不可也。獨彼蠻情譎詐、恐

違　朝廷至誠愛人之意、而復有覬覦也、覬今所差總戎一書可知、大槩且拜官謝恩、奉詔送使禮之常也。今而如此、不知彼賊意之所向、計之所出、果何如哉、胡彥臣到彼、又不知計較如何、大人宜多選人探聽、并遺書催促、庶降附真偽、就職果否、可知其然、噫賊之為害如此、計畫如此、譎詐如此、果何法以制之、閣下提兵有年、以此蕞爾之衆、數年不得殄除、第恐日過一日、師老財殫、誠非細故、今英公垂至、聲勢非常、閣下宜以彼中事體、賊之動靜、及吾施設之宜、決

黃公以重臣掌兩司事其於帥臣開諭之休如此則知當時將帥其尊過于文吏也

勝之計悉白之以裨其畧早除餘孽以濟夷氓豈不美乎誠如是也功業之就豈可與守清化同年而語哉吾小子才力綿薄大道不聞治體不知叨蒙重寄日惟憂懼而已

復陳武卿　交事

愚嘗以事勢料之英公出師兩回首賊咸獲交阯地方四五年來兵民懷畏草木知名今陳季擴所擁之衆有數所據之地不多特以舟楫輕便出沒易爲兼我見駐之兵爲數如此是以賊得延殘至于今日始

而遣人入貢，實無誠心，不過欲老我師，而陰爲求全復舉之計。朝廷推赤待人，施曠蕩之恩，授不次之任，并以來人勞之使回，復以明詔大赦其罪，恩至渥矣，彼復何辭哉，此回不來，是彼自絕，吾軍終不已也，必用合進水陸並行，事勢至此，彼將奔走不暇，更敢發一矢哉，于是駐軍于演乂之地，取給于附近之民，分兵搜捕，席捲長驅，將見彼賊無寄足之地，而謂有生路哉，群醜之獲，于是不誣，愚料如此，不知大人妙算何如，惟冀敵慮，使一舉事定，不勞再舉可也，諭

選辦者而往徧詢于衆不過守一官盡一職者耳至于軍國之重何能知之不敢輕率發去兾指揮擬于今日回適有貴都督差人送陳季擴一書到今將此書并三月間所奉之書抄白全文隨此奉去伏冀詳度

以戰守之議奉陳貳卿　交州戰守

大人君子凡有所爲必有所慮作于始必慮其終謀于外必慮其内苟無遠慮必有近憂且賊帥等輩水土之服習舟楫之便利不結巢以召攻伐不迎戰以

救勝負。移人畜于彼險遠之所。就糧食于我。復業之地。我出彼入。我東彼西。使我奔赴之不暇。保障之不偏。我軍日疲。我民日弊。此其長也。賊計如此。而不熟慮可乎。今我內無倉廩之實。外無藩籬之固。我若遠舉。守或不嚴。賊一伺隙。乘虗而來。江海相連。千里一息。風帆之捷。如蹈無人之境。爲害之大。又豈前日可比。今雖僉議一軍專守。一軍前征。似爲長計。但恐我軍一出。彼必空壁而行。既不可窮追。又不宜深入。若果勢不容已。恃勇携衆。長驅而前。彼必併力。來擣我

虛而我守軍一戰而還可爲全美倘不能支縱得報通星馳來援則亦緩不及事也使不遠追則無以成功哨則不能糊口于此之際則將進乎退乎欲剽食于沿海之居民則民心怨而恩信虧欲旋師于交阯之壘則倉廩虛而軍士餒事勢至此誠爲兩難古人以戎爲國之大事可不慮乎向承下問雖已言矣言不見聽聽而不行與不言無異今覩事勢如此雖未辱問爲此積慮自不容默爲今之計莫若將征守之軍通取見數相地衝要量撥軍兵或城或柵俱爲守

試就于所在沃野盡力耕種內選官軍士兵之精銳者船隻之堅利者各得二百餘艘官軍土兵相參一元戎統之沿海上下往來巡哨遇賊即擊俾勿輕入以犯我境布置既定我守兵無戰鬪之勞我居民無剽掠之擾專治鎡錤盡心畎畝限至西成如數而入計我軍之所屯兼有司之所徵鹽商之所中今秋所得不下十數萬餘我食既足我守又備彼賊擣虛之計不行資我之糧不得風濤洶湧舟楫顛危可恃久

○若○窮○促○之○後○賊○情○必○然

乎彼既自疲疑忌必作自相魚肉者有之各據便利

者有之。待至于此。然後我以厭飫精銳之衆。討彼烏合疲弊之徒。得時乘利。鮮有不克。若計不出此。惟務速成。欲殲渠之衆。一鼓而成擒。交阯之地。一戰而永定。即用班師。不勞再舉。愚雖不敏。未敢計也。

黃公之策欲以長計困之不取一戰之利

奉陳貳卿　交州戰守

區區厠諸方面。碌碌庸庸。量力既無所握之衆。論謀又無一得之愚。惟以倉廩不充爲懼。盜賊不息爲憂。編氓不安爲慮也。今而治外者有英公桓桓之多。守内者有黔公赳赳之衆。内外相資。謀爲停當。以吾儕

散、何容咨焉、故自奉書之後、一無所陳也、但報聲息理糧餉而已矣、且守之之法、必立營以爲根基、發哨以張聲勢、庶使賊人遠遁、不敢近侵、若顧首顧尾、或去或來、使賊有可乘之機、民有被賊之擾、尤爲不可。然地方廣濶、海口數多、守此失彼、應東悞西、論至于此、亦有難處、不可以言盡意也、近來黔公、比之向日病稍減輕、雖已視事、猶不勝衣、聞欲勉强于七月初三日親率大軍下哨、未知果否、土兵種屯、委官各得一劄、倚仗之力、重若萬鈞、今而又容緩造船隻、先力

屯田、亦吾輩與土官朝夕之所議說也、此帖一臨、若合符節、尤大有力、逃兵不拘原榜之例、區區亦同此心。將征者糧差量除、屯者糧差全免、逃者許卽赴官首、令屯種、不許搜罪、令奉鈞諭、如出一口。吾榜行之益壯且信矣、此目前事也、請以戎事論之、今觀帥容之黠猾、利我兵分、以乘我虛、以掣我勢、今征守各任彼巳不得行其策矣、雖然帥容之猾黠不爲守不爲戰者、向以我師遠舉、內而無備、彼賊得行其擣虛之討、今征守雖曰各任其事、然不過爲聲勢、以自守爲

表裏以相資而已若謂征者策馬鳴戈以陸行乘風鼓枻以水戰。入演又擣化州覆彼巢。掣彼勢。因糧以爲我食。招民以爲我用。長驅直入。而無後顧者。不知果也否乎。若謂守者大發舟師沿海上下。乘風趁潮。聲彼擊此。出大全。駐悶汀。哨禁海。過太平。出没如神。使賊不得知我之虛實。探我之向止。使各海口皆有守兵。海外賊船。無一檣入。境民得安業。軍不縻內不知能是否乎。征者旣不可深入以遠成功。守者又不能全美以保無虞。向已面談其事矣。今前軍動靜。莫

知所以。余姑料之、彼賊固無迎敵之勢。我之土兵有逆回之聲。雖云糧有所獲、但可給我軍而已。交阯之衆、想不得遠濟、事勢如此。必欲深入以速成功。誰敢中遏。但恐土兵多懼遠出、益以逃散。損我軍聲、莫若將土兵人船、擇其堅大者、留爲向導、以助聲勢。餘悉放回。就將哨回用剩之糧。使之儘船帶回。納交阯官倉。兵守本處海口。仍令預爲來年夏田。此戎事之一端也。我軍若佯爲深入、實不遠行、以修船之故。而欲速回者。但一旋營。難再輕舉、終不可坐而費日。若以

屯則時非所宜。以食則倉無所積。事至于此。不知閣
下何以處焉。今余料之。莫若駐軍于清濵上下。搜其
盜刼招撫人民爲久駐之勢。我得食而厭飫。彼生疑
而狼狽。擣虛之計沮。掣我之勢失。而我待至秋深禾
熟。暑退水乾。乃取彼糧以入我舟。聲言追賊于下流。
而遂班師于交阯。然後徐議進止。若欲以彼賊不與
戰之機。以我軍不可分之勢。上閫請益。止與黔公約
哨海上。一言而決。蓋不必直在交阯也。理固不殊。事
難遥度。倘有可乘之機。有可擊之勢。則又在明公臨

事好謀而已矣。

荅陳貳卿　　交州職守

書中所喻必行之事，其目有六，此皆公相平昔之所用心，豈待今日而始注意也，而猶披瀝中誠，謙撝下問，輙忘固陋，謹布愚誠，夫効謀効力，得土得民，鎮之以武威，綏之以文德，治自古昔，豈惟今日，況交州至生厥清化，及于九眞演又，達乎新平化州，海口風濤，山林瘴癘，迢迢數千里，殆不可以近地月也，若以謂恤我軍力，不可以有用之軍，而守無用之地，惜我人

才。不可以可使之才。而治不可使之民。以演又新平爲凋弊之所、升華順化爲寂寞之地。置于度外、屬之隣封而止、清化以裏、量其要衝、添置衛所。經營舊疆、此非君子遠大之言。開拓疆宇之事也。若盡驅其種類實我近境、悉夷其城壘、虚彼遠地、則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弔民伐罪之初意也。愚以謂旣得其地必（與後交南之叛亦以中國守兵少不能控禦耳）保其民欲保其民必守以兵爲守之道。豈有他圖。必也自演又至于新平。由新平及于順化。量其山海之要衝。度其里路之遠近。當置衛者置衛。可立所者立

所多撥守兵悉令足伍又必漢與夷等俾總握者得人星羅棋布務聲勢以相應撥此閒流土官同彼處舊酋長土官就治于有民之所流官遥治于駐兵之地仍擇有智識有力量都司官三二人布政司官一二人置于乂安總司控制徐用官兵督彼土兵以巡沿海之盜就運東都之糧兼行守哨撙節食用待其民情既定治道頗張將所在官軍專爲操守以示全盛之武威留守土軍分撥屯田以爲足食之長計任土人之勞養我軍之銳食足兵强何爲不可誠能如

是久而不更。四三年後。必有可觀者焉。苟或不然。而惟分此間之土官。以治彼處之民。留此間之土兵。以守彼處之地。乃一時之苟且。非長久之治安。則他日又不免有如阮帥者作也。但所有地方廣濶。合守去處衆多。又恐我軍有數。而或分守不敷。識時務之俊人爲利便之長計。則又在總戎之與公相。精思熟慮。處置得宜。不待區區遥度而虜料也。如解魁渠。除尤惡。乃握兵者當爲之事。亦何待他人言耶。運糧民夫久不見回。非惟悞農。抑恐失信。宜待以寬。俾發回爲

交南非平定之難而安撫之難盡如黄公之策

又何必割而棄之哉

幸、

奉守乂安徐憲副菏齋　交州臬司

愚嘗謂乂安民物繁阜、水陸要衝。爲升化之根抵。清演之門屏。葢不可與他郡縣論也。所以鎮之以方面官員、守之以衛所精鋭。故論議而上有人。經營而下有力。獨彼落落者。慮不出此。而區區于他圖。亦何能免公論之皎皎。脫天綱之恢恢耶。吾之所以扼腕而切齒者此也。幸而吾友今有是行、知其有爲、喜而不寐、下車之日、撫軍恤民、令行禁止、去因仍苟且之弊、

得辭受取予之宜左袒者近悅遠來傍觀者包羞蒙垢爲海西一道之福交南三司之光低頭拜東野舍我其誰哉吾三司之官同稱方面而不知按察司者又責任之重（是時外臺之權正重）不可與二司同日也何者上爲萬乘之耳目視欲明而不蔽聽欲聰而不壅下爲百司之綱鑑分人曲直別人妍媸大而發人奸擿人伏削人爵奪人權何事不可預何爲不能成斯固吾官之能事然亦職分之當爲也今有可爲而未爲者又不可不以告也蓋民之所藉者兵兵之所仰者食又安積糧

二十萬斛而乃置于下濕之地雨作而勞疏殺河溢而督隄防其能不渰浸而漂流者僥倖爾元戎今有鈞判而閣下又能見義勇爲使有雨水可保無虞不特此也城池之未高深郡邑之猶貪鄙人有流亡鄉無絃誦營而私販者公然盗而冦攘者有旁午避役者輙轃于豪右乘勢者毒螫于貧窮悖犯禁條蓋不一也閣下于此宜皆有以處之不待予之喋喋也倘有執故態蔽憲章出無稽之言沮有爲之志者尤當面叱其非而責以大義可也

奉總兵官英國公

交南善後策

交阯平定以來、八年之內已有三變、而兵亦三加矣、（此交南終叛之本也）原其所自皆由惡本未盡除守兵不足用故也黎氏雖除。而簡定存。簡定雖去。而季擴在。今季擴既擒。帥鎔景異之徒。又以悉在網羅而無漏者。似爲無事矣。（黃公蓋先見而深慮之矣）然馭之有道則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再變何者陳元擀乃季擴昆弟也今雖遠遁。視之若小可。他日焉知不能爲簡定季擴之續乎。僞官頭目今雖降附。待之爲至厚。焉知他日不能爲阮帥景異之亂乎。今

成功之將在斯。全盛之兵在此。吾忝爲守官。不干此時此際。言其所以。而共議守備之策。以圖長久之治。而乃亦曰安南從此無事矣。是謂自欺也。欺人也。慮至于斯。言何容已。謹將鄙見。逐一條陳。尚冀采擇。幸免狂妄。

一本處地方。前者賊未就擒。蒙調三總戎大軍到來征守。猶必三年之久。而始克清大憝。今交阯都司衛所原守官軍。見在既少。而演又新平順化地方又濶。迢迢千里。無一兵守。而止以土兵者若謂羈縻于一

時則可。若謂長治久安。則未之信也。三總戎若留一鎮守。猶爲庶幾。倘皆振旅而歸。恐俘獻未至京闕。而警報已徹聖聰矣。乞蚤圖之。

總戎供帰大是要策

一交阯原留守兵九衛一所七分之數。通該四萬七千餘人。在全盛之時。而猶不能禦禦侮。以致煩兵屢舉。今事故之數。四去其三。以如此險遠之地。反仄之民。而以舊日所遺一分之兵守之。實未見其可也。必須添置軍衛。補完空伍。庶免後艱。今將各設衛所去處開列于後、

演又一帶　黃江上下　太平等處海口　譚舍
江　銑江　魯江　醎子關　廣威太堂等處
靖安州萬寧等處　太原府富良等處　鎮夷關
等處　海潮希江等處

一市橋所南有鎮夷、北有昌江而本所居中且近、實爲虚設、如將本所移置芹站、以控禦鎮夷關、本關止令土兵守之、如此則鎮夷隘留有相應之利、衛所官軍免、輪守之患

一歸化石廉關、上通雲南臨安、下貫嘉興三帶水陸

數百里寥寥無一城守萬一有警仰之于誰莫若于臨安衛摘撥二所官軍于臨安府築集三所民兵立一衛于歸化州如潼關澤州大牙相制之例以控制上下地方便益

一丘溫坡壘隘留三衛所原撥廣西土兵近年以來官不得人逃亡之數十去七八其一二分在役者率皆老幼貧弱代身有名無實是致盜常竊發路每不通如于廣西調一都指揮仍領原調官軍于丘溫鎮守就行總督前項衛所土兵更選土官之能事者管

之、嚴禁不許雇倩代役、務要正身、將帶當房家小常川在役、如此庶便。

一 廣西田州府、去本處鎮夷關不遠、彼處兵强弩利、諒山一帶夷人畏之、即今田州府知府爲事發隨韓總兵立功、如將本人改授武職、令選本府民兵三五千名、親領于鎮夷關立衛控制、不但服夷情、抑且通道路、

一 靖安州萬寧等縣、近接雲屯海口、并連廣東欽州地方、最爲險要、如將欽州千戶所添軍立衛、或撥彼處衛所官軍、或摘彼處附近有司民兵以充其數、內

摘一所于萬寧等處設立以控靖安地方以通廣東水路便益

一本處土兵首賊未就擒時急于用人許將各處人民聽役土官自行招集而有司官謹于奉命無敢有違有徇情取占親戚者有挾讐捉去者正吏卒者有全縣之民俱被占取者亦有一家父子兄弟各自充兵及單丁貧窮自充一兵者後雖委都布司官清理而土官紛紛言少又不准除歸併因循苟且至于今日令隨征者月久不歸家業狼籍屯田者糧徵不足

荆楚連綿、是致逃亡。今已過半。若不從新整理。必至法廢事壞、難救其失。必須再令都司布政司官嚴督府州縣官、將原集土兵并官下影占家人田奴盡行取勘見數、汰其老幼單弱者當民差選、其當實丁多者爲兵役、先議合用若干衛所、應垛若干土兵、然後照數垛集、總小甲千百長選管如例、每兵須以三丁共之、官不許選以庸才、兵不許雜以冗濫、選集既定。即分地方。以近就近。置立城堡。或四六或中半。各專屯守。不許亂差、有警不拘其管軍伴當、亦如舊例、就

于所管土兵內定數撥用，仍造花名貫址文冊，三司各收一本照証，按察司仍常委官點閘，不許廢弛，如此庶便、

一各處偽官頭目，及先曾授官，後又從逆，今招出降，此等反仄之徒宜爲區處，或量與官爵，或分給田地，使之得所，以終餘年，不可置于閑散，懷抑欝抱不平以貽後患

序

送英國公班師凱旋序　平交主帥

南人易扳拔英公出而定人而反昔常鎮之成可至今爲郡我

凡人所以能大過人者由其有志也胤侯志在爲夏而觀扈之罪明吉甫志在爲周而玁狁之患息衛霍志于漢而沙漠平褒鄂志于唐而關陝定前輩嘗云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然志在我而不假于人也惟其所爲也明而不岐故其所之也乂而克濟氣不能動人不能奪故無往而不遂吾之志也矧今上有有爲之　聖君而下豈無有志之臣乎交阯地去中國僅萬里地多山海人尚譎詐近代土酋擅據聲教自由而黎氏之虐又甚哉　皇上始出弔伐之師以

新城侯進爵英國張公率師討之、公將家子、素以智勇稱、以民社爲念、仗鉞南來、不以將爲榮、而每以民爲念、乃躬擐甲冑、身先士卒、不踰年、而黎氏父子俘獻闕庭、其志益可知矣、旣守以兵、復治以吏。遂振旅而歸、意必交阯之郡邑、已同中夏之阜安也。未幾有簡定者、假陳氏後而自立海徼、雕題應者一日千計、侵漁我土、蠶食我民、有犯城壘勢、 皇上復命公將兵討之、又踰年而生致簡定于轅門、獻俘奏凱、境内怗然、公之志于此、又可知矣、是時也、人皆曰。南越從

此無事矣。夫何不旋踵、而餘孽阮帥鄧鎔景異之輩、又假季擴爲陳後裔、據順化演又之地、聚寇擾奸宄之人出沒海口、剽竊居民、害又浮于簡定、皇上以斯民水火之念、再命公討之、賊以罪惡貫盈、度無生計、乃奔于化州、化州爲交之遠州、阻山限海、實不可以他地比。而軍中惑于土人。亦有以不經涉而危之者公乃排群。議獨以身先。永樂十一年七月率舟師由海洋抵順化。遂覆其巢穴、奪其舟揖、彼旣計窮。遂大奔散。各爲生計。公與黔國沐公、議棄舟騎跋履巉巖

出入林箐追至邏鑾境元惡盡獲乃復下不殺之令大施拯援之恩于是簞食壺漿迎者爭先垂髫戴白降者恐後五府之民千里之地不逾旬而悉歸于甄陶之內然則公之志至大至遠爲何如邪夫陟至險之濤止至危之地獲至惡之賊求至愚之衆以收至大之功成至美之名非志之至遠大者孰能臻茲向使持之不堅期之不遠旅進旅退或作或輟將墮彼計而中途廢矣又奚以志爲言先輩嘗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預濬擒鄭竇唐勣之長破儂張

宋青之勇，臆殊不知一平交阯，三縛渠魁，易草莽爲
桑麻，變雕題爲華夏，藹然禮義之俗，儼然富庶之鄉，
豊功盛烈，又豈止于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
語哉，公之志也如此，故其所就也如此，方今唐虞在
上，周召滿朝，而公方年富力强，誠能學道盡忠，愼終
如始，則將與國家天地同其悠久，俾彝鼎絃歌，銘播
無窮，此又公之所當志而吾所願覩也，故于凱旋之
際，不道其別，而惟推其志，公其鑑之，

送莫叅議領官入覲序　交藩入覲

士君子得行其志者、以其有所遇也、是以岐有鳳鳴而三宅三俊生、洛有龜呈而入元入飢出、龍飛雲從、虎嘯風烈是豈偶然哉、永樂四年、交阯既平、居者按堵、降者雲屯、元戎今英國張公體　皇上一視同仁之意、降不殺才不遺、而大參莫公、來在他人之先、而才能又出他人一頭地、遂授南策州守、未幾元戎班師歸、乃得從入覲、　皇上嘉其俊偉、與其忠誠、遂升今職、大加錫賚、榮涖藩司、其所遇也蓋可知矣、惟茲交阯之民、久阻中華聲教、服而畔、畔而服、今已三見

既平交南即用其人亦足以係土人之望

矣。子乃率三府之民兵、守丘溫之重地、制賊而賊膽破、撫民而民心歸、盡藩司之重任、辭不義之侯封、忠赤既堅乎葵藿、名譽益著于桑榆、其所遇也又可見矣。十有三年、盜既息、民既安、中華之治教遠及、南越之夷俗丕變、農桑以勸、學校以興、蔚然有太平之氣象、凡吏于土者、莫不願入楓宸以覲清光、于是率郡邑之衆、吏各以土宜、將誠入貢、愚掌藩臬、喜逢盛事、遂拜表以勛入賀、愚惟自古才能之士。施設非難。而遭遇爲難。大叅在陳黎之際。才能無所損。而棲遲不

得用者。豈其命之不幸邪。實黎氏之不幸也。今而不
階科目之勤勞。遂授方面之重寄。展素蘊之奇才。恭
藩省之大政。弭輕生之盜。安好亂之民。令行禁止。俗
美風移。俾萬里炎蒸之域。視之如輦轂之下。噫誰之
力歟亦其所遇而能然也。其入謝也。陟明之公。車服
之用。晝錦之榮。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呼所遇之
大。果有過于此者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